

慢慢思索新加坡的教育

发帖: 07/31/2015 2:45 pm EDT 更新: 37 分钟前

今年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新加坡国立教育研究院的 CJ Koh 访问教授。我的研究是关于不同民族如何界定 21 世纪年轻人茁壮成长所必需的胜任力，新加坡由于指引其教育系统发展的目标的综合性与平衡性而占据了核心位置，这种特性体现在对于价值与伦理的锚定以及对于年轻人生活、工作以及成为市民所必需的胜任力发展的关注。之前在我领导开展跨民族合作研究全球教育创新计划时，在新加坡召开了一次会议，我曾访问了新加坡和国家教育研究院。然而，CJ Koh 访问教授为我提供了一次唯一的且不同的学者交流机会，使我能够在不必召开我的研究小组的常规讨论会来产出结果的压力下进行学习。这次委派是一次用新的眼光来审视新加坡，并且慢慢所考，而不是快速思考新加坡。这次不像是我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同事没有为我的访问计划日程，有许多计划以及大量的会议、对话、座谈会以及演讲，但是这次刚好适合观察，观察表面下的东西，并慢慢思索我所看到的。

2015 年 5 月我到新加坡旅游。在我到达后的一个周末，我从自己住的宾馆出发，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在那里我有机会观看了一次用来庆祝前总理李光耀生活与遗赠的展览，他刚去世不久。观看这次展览，反思这个年轻民族的发展历史，对于即将开始访学的我而言，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它有助于我建立一个思考框架，明白是什么动力促使李光耀愿意在美丽花园的设计方面进行投资，以致人们能够以其生活在一个美丽的城市而自豪，与这种动力类似，能够引导他以及其他人在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作为一种有助于塑造新加坡人民性格的方式。每个民族都是一部叙事体，民族认同包括了许多我们告诉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故事。反思一个年轻民族的历史，更加有形地提出构建这些故事的力量与主旨，使我们认识到这些故事背后的建造者的作用也会更加凸显。这次博物馆的参观使我开始反思李光耀，以及这个国家老年一代的其他成员，在新加坡刚成立时他们还都是年轻人，是他们领导建立了促使这个国家发展的制度。我想起了 Sing Kong Lee，国家教育研究院的前任主任，一套由 Ruth Wong Hie King 博士建立的非常了不起的制度，来支持教育系统的持续改进，或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 Kishore Mahbubani。回顾过去，我们很容易将这些领导者看作是梦想家，看作是那些对事情从第一天到最后如何发生怀有清晰蓝图的人... ..然而，通过反思庆祝李光耀生活的展示，我认为将这些年长者看作是有勇气的冒险家可能更为准确，他们被能够成功建立这个民族的可能性的愿景所鼓舞，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他们自己鼓舞了其他人，通过他们自身已经被证明的勇气，这种勇气促使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创造出一条不存在的道路。

反思这些长者和建造者们在建立这个国家及其制度中的作用，以及建立这条道路的勇气，形成了我第二次来新加坡的思考框架。这可以使我不仅仅是从这套教育系统今天所展现出的高绩效，更为重要的是从这套教育系统作为一种长期持续改进过程的结果，作为一种立志要将所有孩子都教育好的坚定、锲而不舍的承诺的结果，作为一种能够以谦虚的态度来从他们的经验以及其他人的学习结果，一种不断在实践中冒险，并不断建立与扩大这个国家所有的 360 所学校以及他们的教师对于今天的新加坡是什么以及它将走向哪里所起作用的结果，来审视这套教育系统。新加坡教育系统演进的故事表明了持续扩大的教育志向，从教育最初的生存愿望，到提高教育系统的基本绩效，到关注更高的认知技能，再到最近更为关注人类多维度才能的愿望，这种观点把价值放在核心位置，强调了知识、技能、公民、全球与国家，性格与创造性的重要作用。当我和这些老人中的一些人聊天时，这就是我努力去理解的故事与过程，因为我想尽力看得深入些并慢慢思考。一群领导者及其跟随他们的人，是如何建立一个关于有能力的教育的故事，来鼓舞教育系统持续改进并不断扩大其志向的长期过程的？新加坡是如何建立这样一套好的教育系统，就如同它建造美丽的花园一样？

直到我了解更多，我的理解是教育系统的外部因素与其自身的内在因素导致新加坡能够建立一套旨在持续改进与不断提升其教育志向的教育系统。外部因素是对这个国家早期面临的一些挑战的回应，直到现在这些因素还在鼓舞许多教育界的领导者对法治的遵从与管理效率的信奉，以及那些亲眼目睹了新加坡的建立以及在制度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的那些老领导者的个人经验。教育部门内在的因素包括逐渐将教育作为一种基于专家知识的职业，逐渐意识到人才开发对于面对适应性挑战的重要性，以及慢慢领悟到支持教育改进中科学知识所起的重要作用。

外部力量

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统治的时候，毫无疑问一些外部的推动力开始活动起来。政治与经济生存的不确定性是作为成绩与努力工作重要性的叙述背景，对教育系统的明确支持为社会上的所有人所重视。1960 年代种族骚乱痛苦可能影响了一些教育政策，因此要培养种族包容与宽容，那些记忆可能是当前对于强调跨文化胜任力与全球公民开发课程注重的根源。

对教育持续改进过程的一些支持可能得益于对政府管理效率，诚实政府与法制的首要承诺。当人们都知道存在明确的游戏规则，以及对于才能、努力的明确奖励以及对责任的明确规定时，制度就会繁荣。在那些规则下，国家教育研究院也会繁荣起来，会吸引高端专家加入，这些专家都会建立长期的对于制度以及教育职业改进的承诺。

我曾经遇到的这些老领导者中，想起了 Sing Kong Lee，打动我的也是他们的谦逊。他们记得这个国家来源于哪里，记得早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些记忆给予了他们一种能力，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将自己看得很低，没有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特权视为理所当然，而是真诚地关心为争取能够所有的人扩大机会。他们似乎没有自我内心的不安，这种不安困扰着一些有巨大成就的领导者，影响着那些层级与特权遗传数个世纪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那些拥有特权与地位的领导者们会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在新加坡，国家创立之初谦逊的记忆，种族骚乱的记忆，似乎都使那些拥有这些记忆的领导者们更加实际，更加接地气，而很少自大与傲慢。对于新加坡，我希望这些老领导者的后代能够继续将这种本质保留下去，这种谦逊，对于构建一个人们都真诚地关心那些最不利的以及被压迫的社会非常有帮助。

内在因素

新加坡的教育系统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教师职业发展中的投资，不仅是在职前教育，而且包含他们一生的职业生涯。针对教师的各种专业途径，帮助每个教育者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潜力的各中机会的清晰存在，将新加坡放在一个他们自身所拥有的位置上。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关于如何提高学校绩效的运营理论。更流行的理论是那些简单地从最新的工业管理模式中借用的，这些管理模型假定那些能够被测量的才是可以被管理的，改进的路径就是衡量某些目标，并让人们为这些目标的实现负责。有时候理论与职业发展的机遇是相伴随的，但也不总是。

新加坡对于教师终生职业发展的过度恪守表明一种不同的理论在起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对于更为深入的专业知识的理解，这些专业知识可以使人们能够面对许多他们在为后代未来准备的复杂的工作中所遭遇的各种挑战。这种深入的专业知识会形成某种专业的基础，这种专业知识的发展与培养证实了国家教育研究院的使命。作为新加坡人对于他们学校发展目标的持续演进的一部分，人们都意识到未来的许多挑战仍然是未知的，这就使得要为学生们应对这些挑战做好准备，这些挑战是一种适应性的领导力挑战，而不是技术性的挑战。国家教育研究院的教师与校长预备项目的领导者管理并没有运用复杂的理论与方法，来为培养适应性的领导力做准备。教育未来学校校长方案建立与复杂理论，然后逆向绘制那些他们没有正式权力的学校的教育改进路径的方式，是一种独特的精确的方式为学校领导者准备没有权力的影响，管理是为了相关，而不是仅仅为了技术方面的改进。每年用眼睛来评估教师的方式，有助于识别专业增长的区域，为每位教育工作者发展提供机会以致在其职业生涯中朝着最大限度的有效性与影响方面进步，这种方式尤其说明了一个所有教育者都关心的哲理和一种关于他们的才能如何培养的增长心态。

新加坡教育系统持续改进的一个唯一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在学校、教育部和国家教育研究院间存在的各种关系。国家教育研究院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坐落于一所研究型大学，因而需要按照优秀研究机构的标准来考核自己，同时它还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向 360 所学校提供改进的价值。国家教育研究院的学者有双重责任，一方面他们要能够生产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还要确保自己生产的知识对于学校的实践者而言很重要。这就制造了一种健康的紧张，来自世界其他教育学校的可能了解到在建立一个高质量的职业与教育系统中研究与专业准备的相互依赖性，建立有关教育理论的相互依赖性。正在发生的一些良性动态可能被国家的可管理的规模所促进——国家教育研究院的一些员工认为他们已经教育了这个国家 360 所学校其中的每一所成员！国家教育研究院共有 1000 多名教育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促进了教育系统的沟通与凝聚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动态是由制度文化所促进的，这些制度文化尊重过去，尽管新加坡成立的时间很短，但它重视那些之前来过并且做出过贡献的人及其付出的努力。这就是教育系统持续改进的见解，非常不同于那些试图“重新发明”一套系统的各种间断式的努力，它们试图从其他维度来对教育进行改革，以及教育政策在从一个管理机构到另外一个的严重间断性。例如，在现任主任 Oon Seng Tan 的领导下，国家教育研究院最近建立了以研究院创立人 Ruth Wong Hie King 博士命名的教授职位，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方式，向所有成员传递了承认创立者贡献的重要性，现在他们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一位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毕业生，Wong Hie King 博士，是一位移民到新加坡的贫穷的中国人的女儿，因她的性格与同情，因她对检查与重新检查教育目标的持之以恒的关注，而为大家所记住。

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在这次访问的最后，我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慢慢地思考，感谢能够有第二次机会访问这个迷人的地方，感谢能够见到第一次来认识的所有新老朋友，感谢国家教育研究院主任 Oon Seng Tan 和他的同事们提供的研究职位与款待，感谢能够从学习一个小小的民族能够站在成功的开创者的肩上去实现一系列制度创新，来指引这个小小的民族以及他的后代能够持续地创造未来中所获得的灵感。

网上链接: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fernando-reimers/thinking-slowly-about-edu_b_7912080.html